战地记者讲故事

七颗圣女果

■于晓泉

插图：唐建平

“这要是让我家王老师看到，肯定又要笑话我了。”老兵赵雄指着餐桌上的圣女果，笑着对我说。

那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四，在空军某基地的一艘船上，三级军士长赵雄开起了玩笑。我调侃他：“你这‘能上天擒龙、敢下海捉鳖’的硬汉也怕媳妇？”

“上天擒龙、下海捉鳖”，是赵雄早些年和战友“吹牛”时说的话。毕竟，他们是实打实在海上开舰艇的空军。

赵雄所在的基地承担着空军部队海上训练任务。作为某型拖船枪帆长，无论是操枪弄炮，还是抛缆布靶，赵雄都称得上是一把好手。

“再硬的手也有腕子软的时候。”叶文龙和赵雄在一艘船上并肩作战了十年，揭起彼此的老底来毫不嘴软。

原来，赵雄30岁出头时还没找到对象，从大队领导到新上船的战士，都想给老班长介绍，奈何缘分始终没到。

2016年春节，回云南老家休假的赵雄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县中学当老师的王雪娇。和大海打了十几年交道的赵雄告诉王老师，自己是空军，但在海上开船。

王老师笑了。这人怎么有点像骗子？没听说过空军还开船。但不久后，勤奋质朴的赵雄还是让她心动了。

当年暑假，相处半年的王老师突然来到部队驻地，想看看开船的空军战士赵雄到底是个啥情况。

刚刚完成演习任务、靠岸休整的赵雄，听说王老师不打招呼来“考察”，心里有点紧张。战友们却激动得不得了，嫂子长嫂子短 ，叫得王老师有些害羞，一个劲儿解释俩人还没领证。

中午的餐桌上，炊事员悄悄在王老师面前多摆了一小碟水果。王老师瞄了一眼，大大小小一共7颗圣女果。

炊事员憨憨地笑：“出海演习刚靠岸，补给还没来得及送上船，这点水果是仅有的库存。”王老师眼睛湿润了，这是一群多么朴实的兵啊！

随后的一个多月，赵雄在附近给王老师租了间房子，周末休息的时候就陪她到处转转。在船上，王老师和战士们一起包饺子，听他们讲在海上训练生活的故事。在辽阔的大海上，狂风大浪时常相伴。台风中，海浪席卷，而战士们脚下就像生了根，再大的风浪也不能让他们离开战位。

“7颗圣女果背后，这群军人的故事让我深深着迷，更让我钦佩。”电话中，王雪娇告诉我，她当时就觉得能在这个群体成为中坚骨干的赵雄，值得托付终身。

就在那个暑假，就在部队驻地，两人在战友们的祝福中成为了一家人。

考取船舶水手资格证书，保障安全航行数百航次、万余海里，带出5个枪帆长，荣立三等功，荣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三等奖……7年来，赵雄的一项又一项荣誉也凝结着妻子与两个女儿的付出。

“他呀，太拼了！”在王雪娇心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赵雄。

2021年初夏，空军组织某海上实弹射击比武考核。考核海域当日风高浪急，原本布设好的靶标纷纷移位。战机实弹射击在即，情况十分紧急。

“我上！”赵雄带着4名战士驱船迎浪而去。狂风卷起海浪拍打在甲板上，他们被冲倒又爬起来，艰难地将一个靶标重新归位，又赶往下一个靶标。

最终，在实弹射击前一小时，所有移位靶标全部归位，考核顺利进行。

“这些年与家人聚少离多，想起来心中很愧疚。如今我们后勤建设越来越好，我更有底气让妻子和女儿来队探亲了。”站在大队新落成投入使用的营区，赵雄非常兴奋。

从食堂到超市，从健身房到阅览室，再到球类运动室……赵雄和我一路走来，新营区生活和休闲设施一应俱全，尤其是临时来队家属楼和公寓楼满足了官兵最实在的需求。

临别时，赵雄告诉我：“今年春节没与家人团聚，暑假一定争取让家属来到部队团圆。”

记者心语：用心感受军营生活的质感，与平凡一兵共情。

特　写

聚焦生活，定格精神

士兵的足迹

■田佳玉

春风吹拂，挺拔的树木生长出新绿的枝桠。这一年的新兵经过报名、体检与政审，经过不长不短的等待，终于拿到了心心念想的入伍通知书，开启了他们满载梦想的军旅之路。

一

新兵下连，冯畅从高铁倒汽车，再从汽车倒小船，颠吐了几次才到了单位。他花了半小时就将这个小岛参观完毕。

碧海金沙，蔚蓝的天空与大海在远处连成一片，海上小岛美丽极了，可一旦台风来袭，大海就会收起碧海蓝天的美丽，展露它凶险的一面。

深夜，海风呼啦啦地吹，卷起海浪击打着礁石，一浪高过一浪。一阵急促的哨音响起，冯畅刚蹬上靴子就被班长飞速拉到了灯塔上。此时，大海如同凶猛咆哮的巨兽，整个小岛被无尽的黑暗笼罩。班长赶忙控制灯光，为过往的舰船指示方向。

对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冯畅可以忍受，但心中的寂寞，却犹如茫茫大海无边无际。小岛远离大陆，抬头望天，低头看海。最初那段时间，冯畅掰着指头数日子，就盼着补给船响起短促的汽笛声。他曾经梦想的大洋与战舰，现在只能在望远镜里见到。每当放下望远镜，冯畅心里都不免产生一丝惆怅。

一次暴风雨过后，班长对冯畅说：“去把瓦刀拿来，家里的台阶该修补了。”

冯畅怔住了。这让人叫苦不迭的小岛，班长竟然称之为“家”！从那以后，他开始关注老兵们如何与小岛相处。伴着潮水涨落的日子，冯畅也学着班长的样子，在灯塔拍发灯光，手握钢枪用脚步丈量小岛，在礁石上描红“中国”二字。渐渐地，他感觉自己开始喜爱这小岛上的一切，心中也奔涌起干劲儿。

每次巡逻，他都会在“祖国万岁”四个大字面前走得慢一点，一步、两步，无言而坚定向前。斜阳晚照，大海、孤岛、灯塔、礁石、巨浪与握紧钢枪的士兵，构成一幅绝美的画面。

又是一年新兵下连的时候，战位值班结束后，冯畅在日记本写下：虽然，我身在遥远的地方，但我的心与祖国贴得很近。

二

海拔2000多米的新疆腹地，黄沙、狂风、雪山，这里的一切仿佛都是粗砺与棱角分明的模样。

新疆军区某特种作战大队在昆仑山下展开驻训，王玲玉所在的女子特战小队是参训队伍之一。

此次驻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开展伞降实跳训练。女特战队员们迎着风沙练技术，争分夺秒背理论，经过千百次的模拟训练，才获得征战蓝天的“资格证”。

“跳！”

飞机已到达指定高空，队长在机舱口旁指挥特战队员跳伞，与王玲玉同年入伍的兵们排着队一个接一个按照训练姿势纵身跃下。王玲玉深吸一口气，走到机舱口，在队长鼓励的目光中，纵身跃下。

湛蓝的天空中，一朵朵伞花在千米高空破云而出。

两年前，一番“城里孩子一样能吃苦”的激情发言，让特战队的接兵干部对这个城里姑娘印象深刻。随即，王玲玉来到了这个坐落在新疆腹地荒凉戈壁的营盘。

这时的王玲玉才明白，原来这里的“苦”是沉甸甸有重量的。它不单是拉练时的背囊和战斗携带的装具，更是女子特战队员肩负的那份责任。

特战队的训练生活充实而又有挑战性。捕歼战斗演练，解救被“暴恐分子”挟持的“人质”……她们翻沙山攀绝壁，苦练特战体能技能。

风沙打在脸上是火辣辣的；挑战极限，奋力拼搏的身体是酸的；夜半思乡苦，浸湿枕头的泪水是咸的；但风雨过后，取得成绩的笑容是甜的。离家乡数千公里的王玲玉和战友们，扎根在这戈壁大漠，曾经白净的姑娘逐渐看起来更像那坚韧顽强的“戈壁胡杨”。

三

北国胜境阿尔山，夏天来得迟却去得快。那年秋天，对军旅生活满心期待的张泽昊来到了白山黑水间的武警内蒙古总队兴安支队某中队。

刚开始站岗的那几天，张泽昊将“冷”这个字扎扎实实地体验了一遍。在滴水成冰的天气里，睡觉时需要军被加棉大衣才扛得住严寒。站岗时，穿在外面的军装会被冻成一副坚硬的“冰铠甲”，连对讲机也可能会被冻坏。

站岗时，张泽昊感觉呼吸都有些困难。时间久了，呼出的水汽在面罩上凝成了冰。他指着脸上冻脱的皮与同年兵们开着玩笑：“快看，我被阿尔山的风雪‘打’了！”

阿尔山多雪，山道崎岖，有些地方积雪厚度达到几十厘米，一脚踩下去没过膝盖。强劲的冷风毫不留情地往口鼻里灌，冷风直吹得人骨头疼。张泽昊与战友们日复一日巡逻在这样的路上。大风雪有时会迅速把足迹覆盖，返回时，他们还需要再次破雪而行。

更具挑战的是在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天气里练体能，战友们呼哧呼哧喘气，冰冷的空气像一把绣花针一样扎进人的胸膛里。张泽昊身体底子薄，为了尽快适应只能多练，别人出早操只跑一圈，他就冲一个3公里；别人单杠拉20个，他就一定要再多拉几下。

入伍第二年，一心想着留队的张泽昊与战友参加了总队组织的预提指挥士官集训。经过体能、投弹、射击等多项课目教学法和指挥法的竞赛角逐，他获得了支队个人第一名的好成绩。

关于梦想，张泽昊常说起的是：当好兵，站好岗。

边防虽苦，但张泽昊将每片雪花都当作阿尔山的馈赠。“冷的边关热的血，边境线长脚丈量”，巡逻路上，唱起这首歌，张泽昊的心里常常会涌起一阵暖流。他知道，脚下的巡逻路虽然布满积雪，却正通向自己向往的诗与远方。

“开小灶”

■张国领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开小灶”，这个词老人们说得比较多。后来改革开放了，经济大发展，家家户户都开起了小灶，自己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小灶这个词就没多少人提及了。

改革开放之初，我走进了军营，走入了部队的大集体。连队一百多号人，吃的是一锅饭，扛的是一杆旗。吃饭时，全连集中在一个大食堂里，连长指导员和战士们吃同样的饭菜，完全是同吃同住同劳动。

哪个兵有个头疼脑热的，不能参加训练和站哨，连长就让他休息，吃饭时还特意嘱咐炊事班，为生病的战士“开小灶”，做一碗病号饭。所谓病号饭，就是一碗清汤面条，里面加两个鸡蛋，俗称“鸡蛋面”。其实这病号饭不一定比平时连队吃的饭菜质量高，但它是专门为病号做的小锅饭，有营养又容易消化，体现了连队集体的关怀。

鸡蛋面仿佛成了连队关心生病战士的一种象征。这碗面条可能有些简单，但它饱含着战友之间的情义、上级对下级的关切。帮助病号恢复身体的，也包括融进这碗面里的情义和关切。

入伍后我很快发现，连队不但给病号“开小灶”，还经常给新兵“开小灶”。当然，后者与前者不同，与做饭没有关系，指的是“小练兵”。

一次排里会操，我的队列动作不是很标准，导致我们班在会操中表现不好，班长很不高兴。班长在开班务会时没有点名批评我，而是说让每一个战斗小组，针对队列动作不标准的新同志多“开小灶”。那时班里9名战士，为方便平时组织训练、战时快速行动，划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我在第一战斗小组。

我一听“开小灶”，还以为是要做小锅饭吃呢。哪知开过班务会，小组长就把我叫了出去。

“听到班长说的话了吧？”组长很认真地问我。

我看组长严肃的样子不像是要吃小锅饭，就马上收起笑容说：“听到了。”

“听到了就好，从今晚开始，我给你‘开小灶’，把你的队列动作搞上去，以后不能拖班里的后腿。”

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开小灶”就是要帮助我单独训练。

从那以后，经常有老兵给我“开小灶”。有的“小灶”是小组给我开的，有的“小灶”是班里给我开的，也有的“小灶”是我给自己开的。

刚入伍时，新兵对很多训练课目领会得慢，理解得浅，“开小灶”时需要有人帮助指导。老兵们、班长、副班长，都很乐意给新兵“开小灶”。老兵的集体荣誉感非常强，新兵如果训练跟不上，拖了班里的后腿，被点名批评了，丢失的是整个班的荣誉。在大家的心目中，一个班里的新兵训练是否过硬，不仅看新兵，更看班长和老兵。凡老兵过硬，同班的新兵自然没有太落后的。

新兵时“开小灶”最多的是叠被子。一个班九张床，每个床上都放着一床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只要往床上一看，大概就知道哪个兵是老兵，哪个兵是新兵。除了被子颜色的深浅不一样，被子的整齐度也不一样，老兵的被子绝对是标杆。为了使自己早点达到老兵叠被子的标准，我曾在一个星期天里叠过30多次被子。按老兵的话说，好被子都是叠出来的，怎么叠？反复叠。叠的次数多了，被子的折叠处就有了印痕，下次照着印痕叠，既快又准，新被子也变得平展起来，自然就能叠出刀切般的效果。

老兵给新兵“开小灶”，都会照顾到新兵的自尊心，说话和纠正动作时，都不会太苛刻。自己给自己“开小灶”就不一样了，比别人“开小灶”更狠。就拿我给自己“开小灶”的经历来说，几乎把睡前、饭后、节假日的时间，全都用上了。

吃饭时，我在端饭碗的手里托举两块或三四块砖头，将饭碗放在砖头上吃饭。这样的“开小灶”，主要为了锻炼臂力，增强射击时手臂的稳定性。

平时走路，我会不自觉地垫步。这是自己心中在默念口令，步伐若是没有跟上，就会下意识地往前垫半步……

我调入机关工作后，下连队的次数越来越少，有时会特别怀念在连队里“开小灶”的日子。尤其是老兵给新兵“开小灶”，其中的情义与关切，和病号的鸡蛋面有异曲同工之妙。有时见到从连队来的战友，我会问他们连队还有没有“开小灶”的情形，他们会兴奋地告诉我：“当然有。只要是战斗集体，就有集体荣誉感。训练中出现强和弱的差距后，不用催促，老兵会自动给新兵‘开小灶’，新兵也会主动给自己‘开小灶’，以使自己早日赶上队伍，力争加入到先进的行列里去。”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开小灶”。

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经历过“开小灶”。

特定的环境造就特定的语境，“开小灶”在军营里别有一番意味。战士的成长，可能就是从这三个看似轻松诙谐、实则千锤百炼的字眼里开始的。

文学作品

长征

第5734期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长　征

■韩中州

走进长征悲壮的意境
在铁血的二万五千里
每一个坚定沉重的脚步中
感受种种苦难
寻找净化灵魂的精神

坐在幸福的一隅
跋涉历史的长河
那支扎着灰色绑腿的队伍
是以怎样的毅力和信仰
跨越千山万水
冲破重重围困
完成惊天动地的壮举

五岭逶迤
乌蒙磅礴
战无不胜攻无不破的精神
成为我们骨血里的黄金和钙质

老兵的伤口

（外一首）

■王方方

钢铁的表层覆盖伤口
在一个纵横的掌心
排列成为一种象征

点燃的火焰，与时间对抗锈蚀
厚重的热情，是班长退伍时
埋下的一颗种子
当它重新被审视，内部完好如初
连队的品格依旧生长

硝烟与汗水、血液混合
战靴跳跃的温度
迎合着疼痛
一次次反复，老兵在角逐中
校正秧苗
把岁月装订成册
属于老兵的战位
长久留在记忆之中

紧急集合哨

我爱，这紧绷的警惕
如禾苗爱着雨露

汹涌的脚步
踏出旋律昂扬
金属的光泽
闪耀着坚毅的品格
疾风更疾，骤雨更骤

整装的队伍
背对着故乡和老屋的温暖
把思念融化在军号声中
唯有出击，才是完美的守护

出征，出征
光芒看似平和，远方并不安宁
我的爱，在哨音下
更嘹亮、更悠长……

军列（油画）　王树鹏作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